



星座传记丛书

ЕОРГИЙ ЖУКОВ



朱可夫传

【苏】雅可夫列夫 著

袁玉德 译



海燕出版社

The Petrel Publishing House

星座传记丛书

ГЕОРГИЙ ЖУКОВ

朱可夫传

【苏】雅可夫列夫 著
袁 玉 德 译

 海燕出版社
The Petrel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6-2000-005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可夫传/(苏)雅可夫列夫著;袁玉德译. —郑州:
海燕出版社,2001.6
(星座传记丛书/于友先主编)
ISBN 7-5350-2125-5

I. 朱… II. ①雅…②袁… III. 朱可夫, G. K. - 传记
IV. K835.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2873 号

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
ЖУКОВ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92

海燕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经七路 21 号 450002)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6 开 24.75 印张 355 千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册
定价:30.00 元

❖ 作者的话

19 世纪末,在俄国卡卢加省斯特列尔科夫卡村里,有幢塌落了一角的房子。房子很旧了,墙壁和房顶长满青苔。这并不难理解,房子早在 19 世纪初就在那里盖好了。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房子里住过一位无子女的寡妇,她名叫安努什卡·朱可娃。

这位无子女的妇女却富有同情心,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两岁的男孩。他是刚满三个月时被遗弃在那里的,身上还有张字条,上写着“我的儿子叫康斯坦丁”。这个男孩就是未来的苏联元帅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父亲。朱可夫元帅本人生于 1896 年,生日为俄国旧历 11 月 19 日,即公历 12 月 2 日。

时间说着就到了我们的时代。其实,许多历史事件距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我们几乎是那些历史事件的同时代人。格·康·朱可夫的父亲生于尼古拉一世的兴盛时期,他的儿子死于 Л. И. 勃列日涅夫的时代。这一切是因为叶戈尔^①生得晚,而且又像他的父亲那样长寿,几乎活到 80

① 叶戈尔,即朱可夫小时候在家乡用的名字:——译注

岁。安努什卡·朱可娃的村里有许多姓朱可夫的人,她是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收养孩子的。孩子还不满8岁,这位善良的养母就去世了。后来,男孩跟一个皮靴匠人学徒,并且学会一辈子糊口的手艺。他和叶戈尔的母亲结婚时已50岁,而她是35岁。两人都是二婚,头次结婚后不久都丧了偶。因此,叶戈尔出世时,父亲的年龄早已过了50岁,母亲也近40岁了。

斯特列尔科夫卡^①村……顾名思义,应当想到村名来源于那个久远的年代。当时村里住着许多守卫俄国边界的射手。但是,后来在斯特列尔科夫卡住过的人,未必都记得这一点。村里生老病死,换过一代又一代人了。在朱可夫的童年时代,如果说这个村子和成千上万的俄国村庄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境况更差。土地全是沙土,收成不好,人很穷。男人大部分外出打短工,在地里干活的往往是些妇女和儿童。

朱可夫很少看到父亲,因为父亲在城里缝制鞋靴。母亲担起了劳动的重担,可是挣的钱极少。朱可夫在晚年写道:“我想,还不如乞丐挣得多。”朱可夫还写道:“感谢邻居,他们时常救济我们,不是送来菜汤,就是送来稀饭。村中那种互助并不是罕见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是生活贫困的俄罗斯人友好和团结的传统。世代培养起来的团结精神,既表现在战场上,又表现在歉年需要活下去的时候。人的生存要靠这一点。这是一个孩子能够明白的浅显道理。”

朱可夫到了晚年,经常回忆自己的童年时代。他清楚记得,在7年制教会小学里他碰到“一个好人”,就是他的启蒙老师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列米佐夫。这是一位富有智慧的教师,他把自己培育的一批年幼学生引导到20世纪。他教育学生的时候,总是用心启发诱导,从不对农村来的孩子厉声训斥。朱可夫还记得,“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的父亲是个温和而善良的小老头,当过神甫,在我们学校教过神学课”。他时常尽一个神甫的本分,滔滔不绝地讲述美丽天堂的故事。

那时,在斯特列尔科夫卡周围有小桦树林和小桦树林。林间杂草丛

^① 斯特列尔科夫卡,即射手。——译注

生,还有各种草莓和蘑菇。青年人常在村外不远的柔软草地上跳轮舞;阴雨天则聚在农舍里。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邻村的一些年迈的老太太还记得一个热情的少年,提着三排键钮式手风琴,人们都亲昵地叫他若尔日克。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西涅利希科娃曾给外来的记者看一本书,书上有朱可夫的题词:“安·瓦·西涅利希科娃——我童年时代的朋友惠存”。这位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原来是朱可夫永远不能忘怀的、当年村中节日里能歌善舞的小姑娘;而他那时是个来自莫斯科的能干的工匠,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

在那些农村的集会上,时常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一次,格奥尔吉接连几番邀请玛尼娅·梅利尼科娃跳舞。她旁边是追求她的小伙子菲利亚,这个年轻人在邮局工作,有权随身携带武器。他握着左轮手枪走向叶戈尔,说:看你再敢和玛尼娅跳舞!格奥尔吉一把夺下妒火中烧者的手枪,扔到了荨麻地里,重新又和玛尼娅跳起舞来。有时年轻人之间因为冲动互动起拳头,我们的传主总是不肯退让。

30年代,他运来木料,还出了钱,为母亲盖了一幢新房子,后来房子被德寇烧毁了。战后,朱可夫托人建起一幢平房,用主墙隔成了两间。两间分别有三个和五个窗户。这幢平房就建在他童年时住过的小房子附近。“我吩咐在那里建造一间农舍作为阅览室,”朱可夫元帅后来说,“晚上可作为姑娘们跳舞的地方。我年轻时非常喜爱舞蹈。我们那儿有许多美丽的姑娘!”

60年代初,一辆当时便已过时的吉斯-110型汽车出现在斯特列尔科夫卡,村里顿时热闹起来。这是苏联元帅朱可夫驱车来为父亲扫墓。他向同村的人点头致意,同他们一一见面。他后来讲述的亲眼目睹的情况令人沮丧:“这是些妇女!我过去的舞伴们都成老年人了,穿戴极其寒酸。”

“怎么,”朱可夫问,“你们生活得这么糟,像乞丐似的?”

“我们就是乞丐。战后还建不起房子,住的不是农舍,而是小贮藏室。菜园被毁了,奶牛也给夺走了。”

朱可夫对他们说:

“把我那幢房子拿去用吧。”

“没有钱加高房子。”人们回答。

朱可夫曾对伏罗希洛夫说过：

“你去告诉赫鲁晓夫，农村到了什么地步。”

可是伏罗希洛夫说：“不，我还想让他们把我葬在红场呢。”大家知道，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后来到手了。

那天，在和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女友们会见时，朱可夫元帅无心再谈什么了。他心情沉重地钻进吉斯—110 而离去。贫穷的村子在车后消失了，周围是翻耕过准备播种的土地。他青少年时代记忆中的小桦树林和小桦树林，在后来德军短暂的占领期间都被齐根砍掉了。

元帅是最贫苦的家庭出身，那是没有疑问的。但谁是他的祖父呢？朱可夫在晚年一再提出这样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答案。不过，他没有因为了解不到父亲以上的父系家族的情况而沮丧。对于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来说，父亲生于俄国，是一个和睦家庭的家长，并以自己的聪明才干培养了一个诚实的劳动者，这就已足够了。如果总结一下，可以说朱可夫是俄罗斯人民的儿子。

朱可夫的整个一生，一直与人民保持着血肉的联系。对他来说，祖国的命运和家庭的命运是不可分割的。他从家庭中，从周围的生活环境中汲取了为祖国服务的力量；他在为祖国的神圣服务中，履行了自己对家庭和人民的义务。他在保卫祖国的同时，也保卫了亲人的生命，让我们看看朱可夫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写给妻子亚历山德拉·季耶夫娜以及两个女儿伊拉和埃拉的一封信吧。这是他在战争时期写的为数不多几封中的一封。十来行家书竟比一屋书籍更深刻地反映了著名统帅的内心世界。信的全文如下：

写于作战部队。

1944 年 2 月 10 日

亲爱的妻子：

向你致敬。热烈地吻你，更热烈地吻你和孩子们。

谢谢你的来信,谢谢你托人带来的白菜、橘子和其他一切东西。

总的说来,我们的事业进展顺利。部队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从全局看,希特勒的侵略明显地向彻底失败的方向滑去,而我们的国家无疑地在走向胜利,俄罗斯军队在走向胜利。

总之,前方在担负着自己的任务,现在的问题在后方了,后方应该加倍工作,以保障前方的需要;后方应该好好学习,坚忍不拔,那么胜利定将属于俄罗斯人。

热烈地吻你。

你的格·朱可夫

这封短信好像一滴晶莹的水珠,折射出一个完整的朱可夫的形象。他所关注的全是战争的需要,对他来说,前后方热情而忘我的劳动都是非常沉重而危险的工作,是全体人民的工作。只有这样的工作才能赢得胜利,也一定会取得胜利。至于他个人对胜利的贡献呢?元帅对荣誉却很少关心。但是历史不会忘记他的荣誉,历史学家还会更详尽地加以说明。为了更加明白起见,我们暂且谈谈我们的民族英雄的生平吧。

至于作家们,这事既简单又复杂。朱可夫生命的旺盛时期,正是斯大林时代的那几十年。在这个时代里,作家占有特殊的地位并享有特别的待遇。斯大林创立了可谓割断历史的平民社会,但是这个社会若没有论战、分歧、分析和自我剖析,就不可能存在。为此,文学界坚决而广泛地提供了作品,毫不吝啬——不可胜数的读者追踪着葛利高里·麦列霍夫^①,经历了阿·托尔斯泰的主人公们的苦难。的确,当时引起轰动的书籍还少吗!爆发过种种论争,就实质而言是文学性的,但有效地代替了政治辩论。作家们是严肃地投入辩论的,不知为什么忽略了一点,即他们的职业是语言大师而不是政治家。他们严肃地接受了高尔基所谓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证书。

以诗歌创作为主要职业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坚信自己的见解一贯正

^① 苏联作家米·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中的男主人公。——译注

确而有分量。1969年2月,他在读了康·西蒙诺夫所撰写的朱可夫评传的手稿后说了一通:

“这评传写得如此之好而有意思。当然不能对西蒙诺夫说,他为什么写他那些枯燥无味的长篇小说呢?他应该写这种作品嘛,他也能成为苏联的莫洛亚^①。”

他还向可靠的记者们讲述了(在《新世界》杂志编辑部里)手稿中的各种情节,并以教训的口吻说:

“显然,像朱可夫那样的军事领导人,也许真的以为,历史上只有战争是真正的东西,在战争之间是无可奈何的空虚,没有什么东西比战争更重要了。也许,他们没有那么直截了当地想,起码他们没有那么说,然而他们的主要活动毕竟是战争,而在战争之余是准备战争。这是他们职业的特点。”

《新世界》那一段如今被认为大展鸿图的时期的一位新闻栏目记者,把主编极其明智而又大有裨益的话详细记入了该杂志的史册,并于1990年在杂志上刊登了这些话的记录。我担心诗人标新立异的无韵语言对理解战略学活动的意义帮助不大。作家的傲慢来自他们在斯大林主义时代所得到的各项特别优待;这种傲慢的生命力非常惊人。

就是这个西蒙诺夫,在描述朱可夫时惊叹道:“我正好碰上军界有关天才和能力的争论,这里就像作家们争论那样,以毫不妥协的方式进行。我事先没有想到,在战争中会碰上这种情况,因而最初觉得非常惊奇……那样的激情和无可辩驳性是我们自己谈话中常有的,当我们文学院的一群年轻毕业生斩钉截铁地坚持自己所热爱的诗人和老师是天才,同时贬低其他所有人时,就是这个样子的。”的确,对于评价像朱可夫这样的军事天才来说,需要另一种职业习惯,而不是作家的情绪化的议论。简言之,需要对待历史的态度。

伟大卫国战争的年代愈来愈远,格·康·朱可夫的形象也愈来愈突出,愈来愈雄浑地展现在那些年最伟大的战役背景上。正像他还在世时

^① 莫洛亚(1885—1967),法国传记作家。——译注

人们常常写到的,朱可夫是我们祖国和苏联共产党的忠实儿子、四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功勋卓著的苏联元帅。

他具有伟大统帅所必备的那些品质。在估计军事的和军事政治的形势时,能广泛而深刻地概括各种现象和事件;洞察敌人的意图和行动;现实地估计敌我力量的对比;在极其复杂的形势下,具有达到既定目标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在他指挥下,有时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例如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敌人(例如在列宁格勒);在完成大规模的战役和战略决定的过程中,当形势复杂并紊乱到极点的时候,仍然坚定不移并毫不动摇——苏联元帅朱可夫完全具备杰出统帅的一切素质。

他从来不企图包办一切。他具有一种极为重要的品质,即善于团结并吸引他所管辖的司令和军官、司令部和政治机关,并进行最积极的工作。朱可夫是公认的组织者,组织了庞大作战集体的战斗,包括若干方面军及其集群的战斗。

众所周知的另一点是,为培养著名军事领导人所必备的种种品质,朱可夫进行了多么顽强的努力;他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是如何坚持不懈地进行学习,同时又积极主动和富有创造性地教导部下。

他的许多战友——显赫的苏联统帅们都谈到这一点。朱可夫与他们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从早期开始就是如此。“当我写完我青少年时代的回忆录时,”朱可夫曾说道,“我重读一遍后想到:我们所有的将军和元帅的经历都那么相似,几乎每个人都来自偏僻的乡村,几乎每个人都出身于贫穷的家庭,常常是农民的家庭。惊人地相似!”他们是一起在红军中成长起来的。

苏联元帅康·康·罗科索夫斯基和朱可夫一起工作过。罗科索夫斯基在回忆20年代,回忆他们志同道合地一起在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学习的情况时说:“谁也没有像朱可夫那么专心致志地研究军事科学。我有时朝他的房间里望一眼,总是看见他在摊开在地板上的地图上爬来爬去地研究什么。那时,事业和义务对他来说就高于一切了。”

那么,朱可夫到底在钻研什么呢?他是在掌握苏联军事理论方面的

知识。作为不久前的骑兵,他简直如醉如痴地深入钻研当代的大纵深战斗——运用坦克兵团和机械化兵团来实施战役。他试图评估军事艺术中空军的作用特别是对坦克楔形攻势尖端的作用,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十分了解当时西方军事理论家——杜黑·米切尔和富勒的未来学观念。他从他们往往随意的理论中分离出合理的内核,吸取适用于战斗行动的东西。朱可夫预见到战斗行动必定会快速发展。

他的另一位战友——苏联元帅 A. M. 华西列夫斯基在谈到朱可夫时写道,朱可夫是一位具有“果敢精神和严厉性格”的人。接着他又写道:“朱可夫勇于解决问题,勇于担起实施作战行动的全部责任……我认为,如果我说格·康·朱可夫是卫国战争的统帅们中最光辉的人物之一,那是不会错的。”那么,在引导苏军走向胜利的著名元帅中,他的确切位置在哪里呢?在正式的场合下,我们是按照俄文字母的顺序排列他们,但是名单还是把朱可夫的名字排在第一。他在同辈人中首屈一指。

还有一点:时势造英雄。朱可夫命中注定生活在伟大的时代,他正是在年富力强和军事天才崭露的时期迎接了对苏联人民的考验——反对野蛮的法西斯主义的、伟大而极其激烈的战争。他以全部精力投身到这次战争,为胜利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在艰难的军事斗争中,他还表现出他个人的品质,而这些品质足以使朱可夫名垂青史。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名字和业绩远播于国外。以美国为例——美国著名时事评论家加里森·索尔斯伯里写有《朱可夫元帅的伟大战役》一书。该书出版于1969年,后来多次再版。书中这样评论朱可夫:“当历史完成自己使人痛苦的评价程序,当良莠分明之时,在其他所有军事领导人的上面将闪烁着这位残酷无情而又非常果敢的、指挥大批集团军进行战争的统帅们的统帅的名字。他在反对纳粹分子和希特勒的战役中力挽狂澜,不是一次而是多次。”

美国军事史家马丁·凯登在1974年出版的《虎群起火》一书中,向自己的同胞们介绍说:“我们西方是有些大军事家的。人们记得乔治·巴顿将军,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元帅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还有其他一些军事巨人,譬如海军上将切斯特·威廉·尼米兹,德怀特·戴

维·艾森豪威尔将军。然而,许多研究人员在回顾二战时,能马上说出格奥尔吉·朱可夫的名字吗?他们中有多少人知道他是何许人,做了些什么事。是否有许多人了解,要是按照加里森·索尔斯伯里的十分确切的评价,朱可夫实际上是‘20世纪中指挥军队进行大规模战争的统帅们的统帅……’”凯登最后说道,朱可夫是一位“神奇的元帅”;而索尔斯伯里则特别指出:“他熟知从恺撒到克劳塞维茨^①的所有军事典籍。”

西方统帅们的名字犹如万花筒一般引人注目,他们的肩章上恰似陨星群般光彩熠熠,他们生前就享有荣耀的头衔和地位。与他们相比,俄罗斯将领的命运简直是天壤之别!有一位杰出的防御战学者,得过各种奖金、高级学位和学衔,最近我们才知道他的名字是С. П. 涅波别季梅。1990年,他在论述祖国的命运时指出:

“我稍稍谈一下军事史。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是20世纪最杰出的统帅之一。他不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而是佩带元帅肩章的俄国士兵。但是他战胜了德国所有贵族出身的元帅,尽管他们拥有骑士豪族的家谱。他打垮了那些号称无敌的条顿大军。当有些人试图在朱可夫身上找出缺点并且竭力贬低他的伟大功绩时,我立刻想起某人的话,话说得很对:让朱可夫的对手们在朱加什维利(斯大林)的指挥下尝试一下吧!看他们最终怎样对待民族英雄!……

“这正是我之所以记得朱可夫元帅的原因。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取得了突出成绩的人,毫无疑问比那些在温室中工作,什么也不需要的人更具有实力。”

朱可夫生平的困难也在于此。朱可夫不得不强硬地实行自己的一套办法,以求在斯大林时代,在对许多事物不好理解的复杂情形下,为了全局利益而牺牲局部利益。朱可夫从来不具有宫廷显贵的品质,因而和斯大林主义的信徒们的冲突不断发生。回顾过去,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取得胜利。但是,这并没有使他在当时的生活中变得更加轻松。朱可夫生前那些压制他的人,在伟大的战士去世后还强烈地反对纪念他。他们自有

^① 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译注

一批追随者和模仿者。在这本书里,朱可夫的最亲密的忠实战友之一,空军元帅 С. И. 鲁坚科目睹了反对纪念统帅的阴谋遭到失败。本书部分内容在 1986 年的《小说报》上发表后,鲁坚科表示欢迎并且写道:

“撰写一篇介绍我们统帅的客观而生动的故事,时机早已成熟了。这部作品,试图描写处在统帅生涯鼎盛时期的苏联元帅朱可夫。诚然,有关朱可夫的故事写了不少,但是,像以 Н. 雅可夫列夫作品的那样篇幅来写还是初次尝试。该作的长处在于描写朱可夫统帅时,再现了战斗行动的进程、战斗事件的本身以及统帅对于这些事件发展和结果的影响……

“作者面临的困难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作品是严格的纪实性传记。当然,不能要求它对一切问题进行综合的研究……

“……令人难忘的 1945 年春天。令人心旷神怡的胜利之风。在柏林城外,48 岁的朱可夫元帅召集我们这些将军和集团军司令(都是 30 多岁的人),布置完成柏林战役的任务和行动。我们司令的明确指示和毫不限制部下主动精神的作风,为我们拟定计划和实施战役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他过去是这样,现在在记忆中是这样,在这本书中也还是这样。

“这是第一部著名统帅朱可夫的传记,让我们在传记中所看到的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形象成为一种优良传统的开头——任何有关他的作品,都要讲述俄罗斯苏维埃人的劳动、勤奋和性格的力量所创造的功绩。”

❖ 目录

作者的话/1

性格的培养/1

红色指挥员/17

前夜/48

伟大卫国战争爆发了/79

斯大林格勒会战年/159

库尔斯克大血战/203

跨过第聂伯河,向西挺进/231

苏联土地得解放/257

胜利!/289

在战争与和平之间/335

漫长的晚年/354

朱可夫生平大事年表/381

❖ 性格的培养

环顾一下斯特列尔科夫卡地区,不难发现这里是每个俄罗斯人所熟悉和喜欢的俄国中部地区的典型景观。在广阔的低地上,普罗特瓦河和奥古勃良卡河蜿蜒流过。对于外地人,这里似乎没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但是对于朱可夫却很亲切。从童年起,在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当他已成为年迈之人时,他在回忆录中还说:“在奥古勃良卡和普罗特瓦两条河上打鱼常常丰收。”

熟悉情况的人可以一一列举:在奥古勃良卡河里,在有小块厚层水藻的小河中,以及在河的源头博洛茨基村的深水处,时常有大鱼。在斯特列尔科夫卡村上用篮子能够捉到许多斜齿鳊、鲈鱼和冬穴鱼。表弟米哈伊尔·皮利欣和叶戈尔·朱可夫几乎同龄,寿命比元帅还长。他对童年时代的游戏曾经补充说:“我们常在普罗特瓦河上玩耍。打到鱼后,马上在篝火上烤熟,吃得津津有味。”是游戏吗?对于皮利欣这个富人的孩子来说,很可能是游戏,但是对于叶戈尔来说,记忆中保留的却是另一回事:“那时候往往收获不小,我把鱼带回家与邻居分享,以报答他们给我家送来的菜汤和稀饭。”

致命的、有失体面的和使人抬不起头来的贫穷,成为鞋匠朱可夫家庭

的注定命运。主要是根据这一点,才在五个同姓朱可夫的家庭的孩子中找出叶戈尔和姐姐玛莎。然后才根据母亲的名字——乌斯季尼娅进一步确定。乌斯季尼娅·阿尔捷米耶夫娜·朱可娃是位了不起的妇女,具有刚强和固执的性格以及村里人罕见的体力。她生了玛莎和叶戈尔,年龄彼此相差一岁,在40多岁时又生了个名叫阿列克谢的男孩。这个一岁左右就患病的孩子成了家庭关注的中心。有人预言他活不久,后来果然如此。朱可夫在晚年,还记得母亲噙着眼泪所说的话:

“小孩靠什么长结实?光靠水和面包行吗?”

叶戈尔和姐姐常去为弟弟扫墓,墓地在名叫乌戈茨基场的村子里。

父亲在莫斯科当鞋匠,夏天在村里住一段时间的时候,为同村人修鞋。他干了活从来不多收钱,这些事逃不过乌斯季尼娅的眼睛,因此她常常责备丈夫穷大方。她整个冬季都赶马车运货,知道一分钱都来之不易。从马洛雅罗斯拉维茨到乌戈茨基场送一趟货可挣1卢布至1.2卢布。用的是自己的马和车。整个秋冬两季就这样赶车。“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看见我们的母亲多么辛苦,痛苦地感受到她们的泪水。”——朱可夫元帅后来写道。

然而,童年毕竟是童年,即使是饥谨和穷困的童年。尽管父亲认为最好的教育工具是鞋匠的皮带,动辄就用那皮带打孩子,尽管母亲也常常是严厉的,可是叶戈尔还是热爱父亲和母亲,终生尊敬并且怀念他们。叶戈尔很早就明白了,父母即使有时太过分了,可是他们是力求教育他走上正路——自然是他们心目中的正路。又一个夏天到了。父亲说:“叶戈尔,你已经长大了——马上就7岁了,你该去干活。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不比成年人干得少。”

叶戈尔开始参加农业劳动。从激动人心的收割干起,那时正是收割季节。他用的镰刀,是母亲专为儿子买来的。上学的年龄也到了——要到维利奇科沃村里的教区小学去上学,从斯特列尔科夫卡,经过草地,要走1.5公里的路程。19世纪80年代中期,那里有棵大得出奇的白柳树,标志着当年学校的所在地。叶戈尔上学,背的是一只粗麻布缝的书包——这对孩子的自尊心是个打击。他曾经闹了一阵,因为只有乞丐才背

那种包。母亲和父亲异口同声地向他解释：他们挣了钱，会给他买只像样的背包。他只好等了很久。

叶戈尔的学习成绩全是5分，尽管相当繁重的家务劳动逐渐转移到了这个与年龄不相称的宽肩膀的孩子身上。他还有时间从米哈廖夫山上往下滑雪，冬季穿上自制的溜冰鞋在奥古勃良卡河的冰上滑冰。然而，最令他高兴的，是和“跛足普罗什卡”一起去打猎，后者是教母的兄弟，在一家小饭馆当伙计。普罗什卡酷爱打猎，夏天打野鸭，百发百中。灵活的叶戈尔就跪在苇丛中去捡鸭子。冬季去追野兔，当时野兔多得数不清。讲究实际的普罗什卡有时专打被叶戈尔追赶的兔子。元帅后来写道，肯定是普罗什卡使他养成了打猎的爱好。

1906年成为叶戈尔生活中的一条界线。他在三年制的教区初级小学毕了业，是个优秀生，还得到了奖状。就在这年，父亲回到村里定居了。这个皮鞋匠绝对不是个温顺的人，警察发现他在心怀不满的罢工工人和游行示威者的行列中。于是康斯坦丁·朱可夫被禁止在首都谋生。他看到儿子的优秀学习成绩后，亲自给他缝制了一双皮鞋；母亲则送给儿子一件衬衣。

父亲急于打发儿子到莫斯科去学手艺。母亲则加以劝阻说：起码再让他在村里“过一年”。这是令人感到悲伤的一年，叶戈尔盘算着未来的前途。那时他未必能确切地说出他到底想要什么。后来朱可夫元帅简要地描写了自己进入少年时代前夕的感受：“我明白，我的童年实际上结束了。的确，过去的年代只能相对地称为童年，可是我不能期望它更好了。”

他读了许多书，几乎包括那个初级小学的小图书馆里所有的书。叶戈尔逐渐得出了一个结论：一切生活的智慧都在书中！既然如此，那么就需要到出书的人们中间去。哪里出书呢？当然是印刷厂！因此，叶戈尔毫不动摇地对父亲说，除了到印刷厂去工作，他没有发现别的什么适合自己的手艺。父亲赞成儿子的选择，可是，没有熟人可以帮叶戈尔进印刷厂当学徒。这期间，父亲已经开始消沉了，当他挣了些钱，从乌戈茨基场回来的时候，据儿子后来委婉地写道，“喝得醉醺醺”，“母亲经常责骂父